

译林书评·卡尔维诺特刊

想象·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伟大的秘密在于隐藏，逃遁，不露痕迹

想象·卡尔维诺

The big secret is to ~~hide~~, escape, cover your tracks

目录



记忆·琐语

Essays and Passages about Calvino

- 他是写经典的作家 / 威廉·韦弗 3
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 / 黄灿然 9
卡尔维诺——纯文学最后的大师 / 陈晓明 12
把他送到树上去 / 苏童 16
关于城市, 卡尔维诺这样说 / 洁尘 20
卡尔维诺葬礼亲历记 / 戈尔·维达尔 23



阅读·痕迹

Traces of Reading



影响·经典

Salon Calvino: Why read the classics

- 沉默也是一种语言 / 莫言 39
一个没有完成的逗号 / 邱华栋 42
文学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基本读物 / 李敬泽 45
像美丽的珊瑚触角向无限延伸 / 徐小斌 48
刻舟求剑 / 黄集伟 50
用脑写作的作家 / 止庵 52



生平·年谱

Chronology

译林书评·卡尔维诺特刊 2006.12
主 办: 译林出版社 译林杂志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湖南路47号
邮 编: 210009
电 话: (025)83242700-969
主 编: 竺祖慈
执行主编: 董宁文
责任编辑: 陆志宙
装帧设计: 书衣坊
www.yilin.com, dny_nj@163.com

记忆·琐语

01

Essays and Passages about Calvino

卡尔维诺教会我独创性与历史本身同等重要。

——帕幕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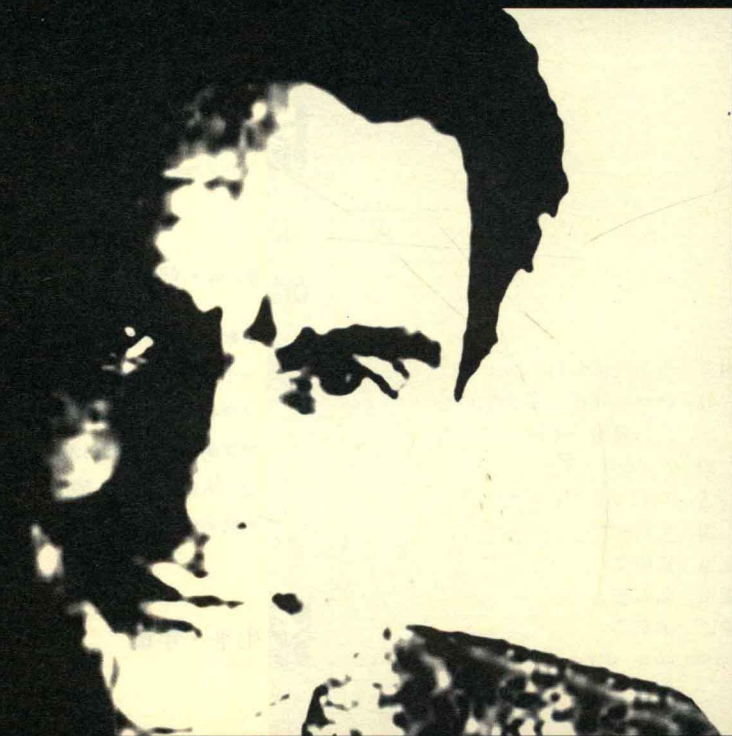
卡尔维诺的想象宇宙以微妙的均衡，摆放在伏尔泰和莱布尼兹之间。

——艾柯

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三人同样为我们做着完美的梦，三人之中，卡尔维诺最温暖明亮。

——厄普代克

Italo Calvino



他是写经典的作家

文 / 威廉·韦弗 (William Weaver)

卡尔维诺作品英文译者，所译《宇宙奇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翻译奖



初见卡尔维诺是在罗马，约莫六十年代初。我们的会面不是刻意安排的，但场地颇合适，是在一家书店，埃伊纳乌迪书店（现已不存），高高的天花板，却不失亲切。书店当时在维内托大街的拐弯处，就在那里，记忆中的“美丽人生”咖啡馆，让位给了庄严肃穆的政府大厦和不起眼的中档旅馆。我正徜徉在书海里，友人吉安·卡洛·罗肖尼，时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编辑，朝我走过来，说：“卡尔维诺在这里，他想见你。”

我一眼认出了照片上见过的卡尔维诺，高高的个头，瘦削而英俊，令人羡慕。我想，其实我甚至见过他一两次，在罗马文学圈的某些盛大宴会上。他极少参加这些宴会，一来他不是那种喜欢热闹的人，更关键的是，他从未在罗马住过一段时间。

但此时他生活在首都，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罗马办事处有往来，埃伊纳乌迪刚刚出版了他的新作《宇宙奇趣》。一番引见之后，卡尔维诺问我是否愿意翻译这本新书；我尚未拜读（对此我谨慎地保持了缄默），但我立刻说愿意。

这是简单的开始，随后便是一段复杂的关系，一段漫长的旅程，去探索卡尔维诺的世界，直至他去世。只有开始是简单的；此后事情迅速变得复杂起来。接受此书并委托翻译的美国出版商自杀了；他的继任拒绝了选题；《宇宙奇趣》（这是现在的书名）于是被送到纽约许许多多的出版社，多得令人尴尬，最后

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的海伦·沃尔夫读到此书，热情地提出要出版它。再一次开始，再一次漫长而令人兴奋的合作。

《宇宙奇趣》之后，卡尔维诺以同样的风格创作了续集《你与零》，也是我翻译的。译书的时候，我间或跟卡尔维诺碰面，讨论这个或那个翻译中遇到的小问题。虽然我们几乎完全同龄（都生于1923年，玛丽亚·卡拉斯也出生在那一年），但很多方面差异颇大。卡尔维诺出生科学世家，掌握了科技词汇，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家里全是作家和律师，重点只在人文方面：即便更换烧断的保险丝，也要从外面找技工帮忙（幸好我的两个姐姐都嫁给了工程师）。

但是，对于文字，对于使用、布局和收放文字，卡尔维诺和我都有炽烈的热忱。我们之间的晤谈于我总是一份快乐，但卡尔维诺恰恰不是谈锋犀利的人。文学圈里，女主人交流着关于他的恐怖故事，他的沉默实在折磨人，甚至可以冻结整桌的气氛。我以为，卡尔维诺根本不喜欢跟我谈他的作品，除非因工作会晤而谈些基础的、术语性的内容。其中一次会面，是在他巴黎沙蒂永广场的家中，我无意中越过了界限；我偶然问起他是不是在写什么新作。卡尔维诺呆了一下，紧张地清了清嗓子，支支吾吾，最后几乎有些粗暴地咕哝道：“我正在思考一些城市。”我迅速把话题转向正在讨论的问题。

那间巴黎的书房，我只去过一次，但记忆中那是个简朴的空间，有些像诊所，有卡氏特有的严谨和整洁：他的书桌无可挑剔，一丝不苟，一如他的服饰。我以为，同样的秩序也渗透在他的作品里。他喜欢列出概要、序表、小梯子——这是意大利人的称谓（经他瘦削的手处理，他的章节列表的确像梯子）。于是，他那些看不见的城市便归入了各种类别：贸易的城市、轻盈的城市、连绵的城市，均按卡氏独创的神秘体系排列，引得热切的学者们连篇累牍地阐释。

后来的岁月里，在卡尔维诺最后的居所，无论是罗马市中心宽敞的寓所，抑或是他心爱的托斯卡纳海滨罗卡马莱夏日别墅，我与他共同度过了一些日子，又一次进入那种秩序中，即便他迷人而热情的阿根廷妻子齐齐塔也打搅

不得。

在夏日别墅的花园里（帕洛马尔先生的故事中有所描述），卡尔维诺疾病突发，短短几天后，就病逝于锡耶那的一家医院。在那个悲伤的时刻，我不愿打扰齐齐塔，只简单地送去了鲜花和几张纸条。不久，我就在报上读到他去世的消息，让告说他将被葬在佩斯凯亚城堡的小墓园里，靠近他最后的寓所。报上说：只有家人和私密友人才参加葬礼。

我悲痛欲绝。我不是喜欢葬礼的人，但还是想最后一次向这位作家致意，他曾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我拿不定主意：我究竟是不是私密的友人？我说不出来。认识卡尔维诺几乎有二十年了；我们相见不过数十次，但在那二十年里，我月复一月地和他的作品生活在一起，隔着语言的距离，去追溯他的成就。你还能再接近一个作家多少呢？

我决定不去参加。后来，在电视上，我目睹了葬礼的几个镜头，认出了一些知名作家，他们远不及我与卡尔维诺熟稔。我担心齐齐塔（我的确觉得与她之间是私密的友谊）会认为我冷酷无情。

几个礼拜就这么过去了，直至有一天我到了罗马，发现她也在这座城市里，于是给她去了电话，随后我们共进晚餐。我解释为什么没有去墓地。“我不认为自己是私密的友人。”我坦言。

她的回答既迅速又简短：“伊塔洛没有私密的友人。”说完还补充道：“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卡尔维诺经常旅行，间或也写些关于旅行的文章（比如，《帕洛马尔》里对日本敏锐而幽默的描绘，《在美洲豹的阳光下》里以墨西哥为标题的难忘故事），不过最深刻的旅行却发生在他勇敢、活跃、独特的精神世界里。

于是，披着马可·波罗异国风情的外衣，他旅行去了他那些看不见的城市，思想的城市，抑或伪装成城市的思想。卡尔维诺笔下那些真实的地方——确切地说，日本，还有墨西哥——总是美丽透明的，原汁原味的；但即便是其中最

好的故事，也难怪他对城市点珠缀玉、神出鬼没的描摹——唯有卡尔维诺才能创造出来的城市，用文字，用版式，用纸张。

哈考特·布雷斯公司不催译稿，自有好些理由。《宇宙奇趣》和《你与零》虽然好评如潮（前一本书还赢得全国图书奖的翻译奖），销售却至多算尚可。我还记得这个时期在海伦·沃尔夫办公室里的一次晤谈。她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本意大利版的《看不见的城市》。她的意大利语很好，已经读了这本书。

我也读了，并且将不可抑制的热情一股脑倾泻出来：散文的魔力！优雅、睿智、哀婉！海伦的答复是冰冷的。“是的，”她说，“但谁会买它？”惊恐之余我才明白，她正考虑退稿。海伦是极其敏感、颇具人情味的女性，也是精明的商人，我有时想，她的大脑可以做复式记账的工作。

她最终没有回绝这本新作，就像此前和此后的作品一样，《看不见的城市》虽然从未登上畅销榜，但也从未绝版，每年都售出可观的册数。卡尔维诺不是写畅销书的作家；他是写经典的作家。

翻译《看不见的城市》，海伦给了我充裕的时间；趁着没有压力，我把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用来工作，一次翻译一个城市，偶尔也回头给某个城市做点润色，然后才继续下一个。

翻译工作是在凌乱却舒适的家中做的，房子位于阿雷佐和锡耶那之间的一座山上，远离一切看得见的城市，隐逸在我自己的思想里，或许正如我所希望的，在卡尔维诺的思想里。

翻译卡尔维诺，既要调动文字，也要调动听觉。它不是把意大利语名词转换成英语名词的过程，而是追寻一种抑扬顿挫，一种节奏，时而规则，时而故意不和拍子，就像瓦格纳歌剧中的反派角色，你去抓它，它便在你的手中蠕动、变形。这项挑逗你的工作，如果最后还有价值的话，不可能完全在打字机上完成。我常常从书桌边站起来，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大声测试单词，听单词的声调，单词的节奏，还留意那些无声的地方。

独自在房间里大声朗读，实在是一件枯燥的事，若没有坚忍的自律精神，极易读得含混起来。译书的那个冬天和春天，幸好有个知音听众。我的美国朋友，年轻的指挥查尔斯·达登，在锡耶那攻读硕士课程；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驱车二十英里左右来我家里，随身带来一份乐谱。我的书房与客厅（还有钢琴）之间隔着一间玻璃房，有点像冬日的花房，满是盆栽植物和发霉的土味。玻璃房两端各有一道门，即便门关上了，工作的时候，我也能听到弱化的钢琴声。查尔斯是个张扬的钢琴家：他并不真的弹琴，他指挥钢琴。

听到他中断工作，我便拿起一沓稿子，或许是第二稿，走进客厅；他为我俩煮好咖啡后，我便大声朗读早上的译稿。有时傍晚我会再做一次朗读的功课，此刻一杯葡萄酒代替了咖啡。我读，查尔斯听。他极少给出建议，但专注的样子迫使我仔细朗读，推敲每一个句子给他的印象。

春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把给海伦的打印稿准备好，还要送一份给卡尔维诺。我记得每份稿子都有建议返回，很容易处理。漫长的合作中，卡尔维诺和我偶尔也有分歧（他受新词的诱惑，技术术语的诱惑，会顽固地坚持使用“输入”一类的单词，即便在打这个词的时候，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眉头皱起来）。但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一切都是和谐的，正如一本纯音乐的书理应和谐一样。

每一部作品里，都弥漫着卡尔维诺的想象力，丰富多姿，涵盖从轻盈到厚重的全部领域（我们不该遗忘那些沉闷的城市，比如千篇一律的吉尔玛，地铁里塞满了肥胖的妇人；比如寒冷的、镜像里的瓦尔德拉达）。这些都是想象出来的城市，在由房屋构筑起来的真实世界里，我们几乎见不到它们。在阿德尔玛，看见街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他们的脸令人不安地像极了我们的亲朋，你难道从未有过马可·波罗的这种体验？我自然有过。一次，在休斯敦看望朋友，我说：“你去办公室，把我丢在闹市区，午餐约会前我要去转转，逛逛商店。”“休斯敦没有闹市区。”他答道。我是在卡尔维诺的潘特熙莱雅，当时却是在得

克萨斯。

卡尔维诺常拿他自相矛盾的名字开玩笑：伊塔洛，意大利人；卡尔维诺，加尔文主义者。也许这本书的名字也有矛盾。久坐少动的君王或许看不见这些城市，但是，正如不知疲倦的马可·波罗让他看见了最遥远的地域，卡尔维诺也为我们重建了这些城市，无论多么遥远，都可以看见，那么突兀，那么叫人难忘。

田智 袁楠 译

我努力节省尽可能多的时间，用于毫无功利的阅读，用于我喜爱的作家，他们富于诗的本质，这是我所相信的真正食物。

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

文 / 黄灿然

《为什么读经典》中文版译者



这是卡尔维诺评论集英译本的书名 (Panthenon, 1999), 也是书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卡尔维诺的问号, 揭示当代写作的一个病症, 也即当代读者已基本上不读经典作品, 更不要说古典作品了。读者这种阅读趣味的浅薄化, 又与当代作家的匮乏和枯竭密切相关——当代作家也基本上不读经典作品, 而这又是当代写作浅薄化的原因。

事实上, 当代那些真正大师级作家, 例如博尔赫斯, 例如纳博科夫, 又例如卡尔维诺, 都是从经典尤其是古典作品中走出来的——不, 他们才不想走出来呢, 那是他们的营养源和休憩所。讽刺的是, 他们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作家, 这种误解, 在于他们的读者只读到他们为止, 而不读他们所读的并使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的古典作品。

读者这种偷懒, 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错觉, 以为文学是一路发展下来的, 以为人类的才智是一路发展下来的, 只要我们把握现在, 我们就知道过去, 甚至毋须知道过去。事实恰恰相反, 不知道过去, 就无从把握现在。同样恰恰相反的是, 文学不是发展的, 而是变化的, 即是说, 我们现在的作品, 最好也只是像古典作品那样好 (事实是永远达不到), 文学绝不存在现在比以前好这事儿。

所谓的古典与现代, 也不是发展下来的, 而是并置和交叉的。譬如说维吉尔继续荷马, 但丁继续维吉尔, 形成一条严谨的古典主义线索, 但是, 在维吉

尔与但丁之间的奥维德，却是绝对的“现代”——“后现代”也许更准确。普希金从奥维德吸取养分，造创的却是浪漫主义极品。普希金的继承者们——随便举一两个名字——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契诃夫，则为现代主义小说奠基，另一位更远的继承者纳博科夫弄出来的，却是后现代主义小说。要不要把这条线摸下去？美国当代的简约主义大师雷蒙德·卡弗，推崇的是契诃夫，更早的意识流大师福克纳，拜服的也是契诃夫；英国“女性主义”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看好谁？又是契诃夫。

上述这些名字和线索，无非是表明，文学是一张花样百出的花毯。你把后现代主义摸上去，可能是前古典主义（如果有这个名称的话）；你把殖民和后殖民文学摸上去，恐怕要碰上笛福；你去敲敲帕斯的窗子，开门的也许是庄子。

如果一个当代作家不能把自己的阅读织入这张花毯，那么，他想把自己的作品织入这张花毯也即成为一位大作家或有意义的作家，便是痴人说梦。当一个作家开始争名夺利了，其固疾可能就是他的写作无以为继了，他的资源匮乏了，而你细心检查他的身体，可能发现他身上缺乏的，就是古典作品的营养；当一个作家转行了，停笔了，重复了，水准下降了，变坏了，恶化了，你不用细心检查，他脸上的愁云惨雾早就告诉你，他患的又是古典营养缺乏症这一流行病。当代作家的匮乏，意味着他们不能把当代读者引向更深广的经典世界，遂令读者的品位愈来愈浅薄，结果是造成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下降。

回到卡尔维诺，他对经典的定义比较宽，讨论的作品有三分之二是二十世纪之前的，三分之一是二十世纪的——这是颇为平衡的，同时也给出了一个阅读经典的尺度：已构成伟大传统的那部分应成为一个作家占三分之二的阅读资源，另三分之一用于阅读现代经典。他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试图给经典下定义，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要读经典，双管齐下，保持他一贯的引人入胜的叙述力量。譬如第四条定义“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再如第九条：“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

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他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更有意思的是第十三条：“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和紧接着构成对照的第十四条：“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卡尔维诺的阅读非常广泛，从文学到哲学，从荷马、色诺芬、奥维德到笛福、伏尔泰、狄德罗，然后是一系列近现代名字：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马克·吐温、詹姆斯、史蒂文森、康拉德、海明威、博尔赫斯，还有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蒙塔莱、蓬热等。有时他也颇能照顾偷懒的当代读者，例如介绍普林尼时，告诉读者可略去哪一章节，应细读哪一部分；介绍福楼拜时，不讨论长篇《包法利夫人》或《情感教育》或《圣安东尼的诱惑》，而选择一个晚上就可看完的小经典《三个故事》——甚至进一步建议读者无耐心可略去最后一篇《希罗底》，而专注于《纯朴的心》和《善人圣朱利安传奇》。

卡尔维诺很清楚当代作家和读者对经典作品的漠视、畏惧和偏见，故在介绍时，尽量说得有趣。他还举一个例子，法国“新小说”健将之一米歇尔·布托多年前在美国教书时，人们老是向他问起左拉，令他烦不胜烦，因为他从未读过左拉，于是他下决心读整个《卢贡-马加尔家族》系列。结果他发现，它与他想象中的完全是两回事；它竟是一个神奇的宇宙，自成一个体系，令他着迷，后来还写了一篇精彩的解读文章。

尽管卡尔维诺写得生动活泼，但是如果对他讨论的经典缺乏起码的认识，乐趣就会少很多。经典的意义也在于此，如果我们读卡尔维诺和其他大师，却对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的缘由一无所知，那么，我们阅读的乐趣也会少得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

卡尔维诺——纯文学最后的大师

文 / 陈晓明（学者）



2001年9月，《卡尔维诺文集》在中国出版，这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显然是一个迟到的礼物。卡尔维诺何许人也？凭什么他来晚了，我们就要感到遗憾？卡尔维诺在意大利文化界一直影响卓著，他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神奇瑰丽的作品，持续地冲击纯文学最后的防线。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称他是“最有魅力的后现代主义大师。”当代意大利符号学大师艾柯评价说：“卡尔维诺的想象宇宙以微妙的均衡，摆放在伏尔泰和莱布尼兹之间。”人们都以为西方的纯文学可以从他这里另辟蹊径，然而它不过是纯文学的末世景观。

1985年，卡尔维诺逝世，举国上下哀声一片，时任意大利总统柯西嘉前去吊唁，悲恸之情溢于言表：“我国丧失了一个具有创造力和启发性的精神象征。”一个作家的辞世，如此惊天动地，也堪称奇观。卡尔维诺的故去，意味着纯文学的终结。至少对于西方文学来说是如此。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年10月15日出生于古巴，两岁时随父母返回意大利，在和法国接壤的小城圣雷莫长大，在都灵大学求学。一度子承父业学习农业，但志趣却在文学。战争爆发，使他的学习生涯中断。在二战期间的1944年，卡尔维诺参加意大利的地下抵抗运动，与弟弟一起加入“加里波第纵队”，投入游击战。战后他重新返校学习，进入都灵大学文学系学习文学。他的第一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和短篇小说集《某个午后，亚当》就反映了他这

个时期的游击战经历。1945年，卡尔维诺加入共产党，一度在左派激进刊物上发表文章。1947年大学毕业。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等出版社任职，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左派评论家。1957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卡尔维诺的信仰发生变化，正式宣布退出意大利共产党。1947年是卡尔维诺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光辉的起点，这一年他完成论康拉德的毕业论文，并且发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这部作品一鸣惊人，被认为与当时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氛围合拍，其实它已经露出卡氏对寓言和魔幻的偏好。有左派路数的卡尔维诺不掩饰他的民众倾向，他说过：“我的创作是从写战争和人民的生活起步的”，这不仅反映在他的一系列虚构小说的写作中，也从他对民间故事和童话这种体裁的钟爱中表现出来。1956年，他主持编辑《意大利童话》，当时就被推崇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上世纪五十年代，卡尔维诺出版一系列作品，已经显露出大师的苗头。他对意大利文坛津津乐道其实因循守旧的新现实主义已经厌倦，加大力度转向离奇的幻想，在轻松幽默中来表达哲理思绪。《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包括《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树上的男爵》（1957）和《不存在的骑士》（1959）。这些作品的年代背景并不十分清晰，大体是讲述意大利中古社会的故事，但并不着意反映当时的历史特质或生活风习。这些作品的主角都显得怪诞反常，他们对社会秩序和世俗幸福表达了偏执的抗拒。也许卡尔维诺多少有些隐喻式地表达对战后意大利社会问题的批判，但对于卡尔维诺来说，对那种离奇反常的生活状况的描写，显示出文学处理生活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把一种生活推到极端的时候，对人的性格、行为和心理的表现，则获得更为纯粹的可能性。

五十年代是法国文学艺术领衔世界潮流的时期，“新小说派”，“新浪潮电影”，“荒诞派戏剧”，以及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某些初露端倪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这些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卡尔维诺。他一直酷爱巴黎，在巴黎旅居十五年之久，直到1980年才返回意大利居住。在他居住在巴黎的年月里，他与当时的思想大家，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过从甚密。思想方面，明显

受到索绪尔、普洛普、格雷马斯、托多洛夫，以及福柯、拉康、德里达、德留兹和居达里的影响。在五十年代，荒诞派戏剧给卡氏的影响当不小。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卡氏作品始终包含的荒诞感和强烈的形式主义倾向。

卡尔维诺学识渊博，作为一个作家，他通晓欧洲思想文化传统，特别是那些经典的历史哲学著作。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阅读涉及现代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和地理。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卡氏的小说大量加入科幻内容。时值太空探险、遗传工程和传播技术兴盛，卡尔维诺能把现代宇宙与古代通灵术糅合在一起，显示出无穷的想象力。卡尔维诺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如《宇宙奇趣》（1965），《你与零》（1967）令意大利读者如醉如痴。

卡尔维诺在七十年代连续出版几部作品，都激起强烈反响，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代文学大师。1972年，卡氏出版《看不见的城市》，写的是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记忆中的城市的故事，这到底是虚构小说，还是某种随想录或是一些描写片断，都难以断定，但文笔异常精致优美，想象瑰丽，随处都散发着一一种美与神奇之气。1973年，卡尔维诺发表《命运交叉的城堡》，描写一群朝圣者突然处于失语状态所出现的交往方式。这种交往现在以牌局的形式展开：根据七十八张牌来交代自己的旅行经历。这些纸牌的交换出现，以及手势和表情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表意系统。这些故事都是片断式的，浅显单纯却相互交叉。小说叙述的视角转换和结构开启都令人叹为观止。1979年，卡尔维诺出版《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这部作品引起人们经久不息的兴趣。现实和虚构，真实和幻想都被糅到一起，书、阅读与生活的界线，非常自然地开启一条通道。这使人想起哥德尔的数学、埃舍尔的绘画那种开始与结束的连接形式。

批评家们乐于把卡尔维诺与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相提并论，实际上，卡尔维诺的影响力要更大，也更持久些。1985年，卡尔维诺准备到美国哈佛大学讲演，临行前写下讲稿，不幸脑溢血突然去世。这部讲稿后来被命名为《美国讲

稿》出版。在这本讲稿中，卡氏开宗明义就探讨一个被称之为“轻”的命题。他试图阐明，如果要为他这四十年工作下个定义，那就是为了“减轻分量”，减轻人物、城市、天体的分量，而且首先是为了减轻小说的结构和语言的分量。这部面对2000年而讲述的关于文学的演说，真正是预言式的文学末世学。卡尔维诺感悟到在未来的太平盛世，文学要在一种没有历史重量的境遇中存在，他的可能存在方式和出路在哪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历史不能承受之轻，文学不能承受之轻。卡尔维诺预示的不是文学永久的未来，而是它不得不面对的最后归宿。就算中国文学在十年前抓住卡尔维诺这根救命稻草，中国文学充其量也不过在纯文学这条路上多走几步而已。现在，到处都是轻飘飘的文学和各种文字图像，什么叫做“轻”，都去读读卡尔维诺吧。

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